



画家 • 妻子 • 模特儿

HUAJIA • QIZI

• MOTEER

● 范小天 殷小唯 著

FAN XIAOTIAN

YIN XIAOWEI ZHU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SHEHUI

KEXUEYUAN CHUBANSHE



画家●

妻子●

模特儿

● 范小天 殷小唯 著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如江
封面设计 邹越非
版面设计 冯根寿

画家·妻子·模特儿

范小天 殷小唯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16,000

1988 年 9 月第 1 版 198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500

ISBN 7—80515—135—0/I·14 定价: 2.45元

HUAJIA •

QIZI •

MOTIER

FAN XIAOTIAN

YIN XIAOWEI ZHU

SHANGHAI SHEHUI

KEXUEYUAN CHUBANSHE



目

录

画家·妻子·模特儿/1

友人二傻/107

友人金海/118

友人昂妮毛/132

友人赵十三/142

垃圾人/152

蝙蝠/172

大伟人古今多/184

朋 友/191

在朦胧的夜雾中/199

水乡船家/212

古镇的儿子/224

私 鬼/239

穿越清晨的迷雾/258

后 记/332

画家·妻子·模特儿

第一章

1

“为什么，在原始社会，遇到灾荒杀死或吃掉老人，被认为是一种道德行为？”

那是因为，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不采取这种行动，人类便无法生存和繁衍。

为什么，在今天，遇到灾荒杀死或吃掉老人，却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行为？

那是因为，今天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人类完全不必采取残害他人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由此可见，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由此可见，道德是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

同样，在同一社会里，社会经济关系的某些变

化，也会相应地引起社会道德的变化。奴隶社会中的忠孝思想，在封建社会中随着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的形成、发展巩固，而逐步演变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便是典型的一例。

在我国，三中全会以来，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社会的前进，是否已经引起社会道德观念上的或多或少的变化呢？”

方仁儒教授写在这儿，停笔了。他的目光滞滞地落在案头足有半尺厚的一堆材料上。

方教授著书立说，历来忌讳光凭主观臆测闭门造车，历来忌讳仅用抽象的概念和深奥的术语摆迷魂阵布八卦图。为了这篇《浅论改革时期道德观之演变》，他花了整整四年时间搜集现实生活中的原始材料。

可是此刻，面对眼前这一大堆纷繁复杂的原始材料，究竟应该如何提炼概括、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如何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呢？方教授脑子里晕乎乎的，象开了锅的粥。

也是，两点起的床，已在这桌前一气坐了三个半小时，该休息一下了。他将狼毫笔架在枣木笔架上，呷一口家乡的碧螺春茶，向后一仰，靠在藤椅上。他深深吸一口烟，又徐徐喷出……

教授这间古朴凝重的书房，是个理想的著书和休息的处所。为了这间小小的可心可意的书房，教授着实耗了不少精力。教授著书立说素以“现代派”著称，唯独这书房，却布置得

古色古香。

原先那套他十分珍爱的红木家具，“文革”中被“红卫兵”抬出去当柴烧了。这几年，教授不知跑了多少次旧家具店，才搞来了这些榉木的书桌、书橱、茶几、靠椅。他又特意请了个颇有名望的老木匠，好烟好茶好饭好菜地款待了七八天，“统一”成如今这雕龙刻凤且又一律深褐色的模样。尔后，教授又踏破布鞋，到处求人托人，搞来了紫藤藤椅、紫砂茶具、景泰蓝花瓶以及那沉甸甸镀银铜座台灯……

其实，这还真算不上“耗了不少精力”，真正耗神费力的，恐怕还是同老伴兰金花的长期“韧战”。教授这位目不识丁的老伴常爱搞些画蛇添足的事儿。有时，她会在古朴的景泰蓝花瓶里插上几支惹眼的粉红色塑料花；有时，她又不知从哪儿搞来一些化学香精，弄得满屋子怪味儿……耐心的吩咐也罢，沉默的抗议也罢，气恼的责备也罢，都试过了，教授如今早已深知自己是不可能战胜她的了……

不可战胜便不可战胜吧，好歹有一条教授是坚持成了，那就是凡他在写作时，兰金花不得来打搅。这样，他总算能在繁杂的生活中求得片刻的宁静了……

教授轻轻地吁了口气。

“小雨，绿色的小雨，

我悄悄问一声，

你从哪里来？

……”

轻柔的旋律，伴着窗前广玉兰的清香，在暮霭中轻轻荡漾……

每每听到这乐曲，教授便顿觉心旷神怡。他紧敛的双眉舒展了，轻轻地闭上了疲惫的眼。歌声将他携往朦胧的故乡，携往遥远的童年。是的。遥远。朦胧。朦胧。遥远。唯有这绿色的小雨，能将那逝去了的轻轻牵回。是的，小雨，绿色的小雨，淅淅沥沥，碧波澄清的太湖上顷刻泛起密密匝匝的涟漪，半透明的似云似纱的雾霭飘飘缈缈。是的，小雨，绿色的小雨，淅淅沥沥，轻轻弹奏着果树茶树嫩绿的叶，沙沙沙，沙沙沙，几分轻柔，几分缠绵，几分欢乐，几分惆怅……

“你轻轻越过山岗，
山岗郁郁葱葱……”

吱呀，房门开了。教授的妻子兰金花闪了进来。她那瘦长的身子向着教授哈过来，白脸皮因得意而涨得通红：“仁儒，仁儒，要刮红色‘台风’了！要抓人啦！”

“你轻轻荡过湖面……”

“可是绝密哪！”得意之中又渗入神秘，涨红的脸放光了，“只有我们居民小组长才有提前知道的权力！可不能说！仁儒，可不能说！听见没有？”

“湖面碧波荡漾……”

“怎么怎么，我同你说话哪！拍个巴掌么还得有个回音哪！被什么迷住了？”兰金花脸色由红转白，细长的柳眉高高挑起，伸长脖子向窗外望去。这一望，嗓门儿顿时高了八度，“唉哟哟哟哟，哪家的狐狸精哪！”

约摸四十米外，一幢新盖的楼房里，有个穿着无袖旗袍裙的女子在梳头。远远望去，隐隐看得清丰腴的身段和白嫩的皮肤。

“大千世界这么多男人不去迷，迷到我家来了！我倒得看看这是张什么样的狐狸脸！”兰金花涨紫了脸，骂骂咧咧，伸手从抽屉里取出一架已经与她的精神生活紧紧维系在一起的望远镜向前望去。这一望，她哑巴了，那是个十五六岁的胖姑娘。

她心虚地乜一眼丈夫。教授正闭眼仰靠在藤椅上，手指在椅圈上轻轻地有节奏地打着拍子。

“自从有了你，
生活充满了绿色的诗意……”

兰金花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兰金花其实也怪喜欢听这歌的。她知道这是楼下小雨家的录音机在唱……

“呵，小雨，绿色的小雨，
你捎来几多春色，几多欢乐……”

她倚着窗框听着，眼光落在墙上雕花镜框中那张发了黄的照片上。

两个可爱的小姑娘正冲她微笑。十岁左右带着红领巾的是姐姐罗怡；四五岁的扎着两小辫儿的是妹妹罗雨。

姐姐活泼、大胆；妹妹文静、羞涩。也许是小姐妹能够填补她空虚的精神生活，兰金花那时说不上有多喜欢小姐妹俩。炒了南瓜子，少不了每人一把；切开大西瓜，忘不了一人一片。她记得，姐姐总是甜甜地说一声：“谢谢兰大妈”；妹妹呢，则是抿起扁扁的小嘴，羞涩地一笑。每逢过年，小姐妹敲开大肚子泥猪罐儿，给爸爸妈妈买新年礼物时，总忘不了给她兰大妈买上一些小皮夹小手绢儿什么的，每每乐得她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兰金花做梦也没想到，一场“文化大革命”，小姐妹俩竟变成了一对气死人的活宝！

罗怡浪。穿，穿得洋腔怪调。冬天一双红皮鞋象是踩了对高跷；夏天一条半透明的裙子短得兜不住屁股；吃，大讲排场。忽而中餐，忽而西餐，三天一小饮，五天一大醉；行，神出鬼没。有时，三五天见不着个人影，有时，不知从哪儿招来一大群红男绿女，把个小院挤得结结实实，又是唱又是喊，又是跳又是扭，闹得不可开交。有天晚上，小两口不知犯了哪门邪，弹着吉他唱起了语录歌。一会儿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会儿又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唱了差不多一通宵！

罗雨俗。一个跟斗跌进了钱眼里。多俊俏的个姑娘！苗苗条条的身段，黑亮黑亮的长发，水灵灵的杏仁眼，娇滴滴的

小翘鼻，还有那张扁扁的甜甜润润的小嘴儿……什么样的乘龙快婿找不着？偏偏要嫁个双眼瞎？！这到底是为什么？兰金花脑子里足足半个月没转过筋来。后来小雨家渐渐添起了录音机、洗衣机、电冰箱什么的，她才恍然大悟：钱！钱！为了钱！她听说残废军人能有好大一笔钱！

“唉——”兰金花轻轻叹了口气，脑袋摇得象个拨郎鼓。“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哪！罗老教授要是在世的话，不气疯了才怪呢！”

“自从有了你……”

“向钱看，向钱看，这不又走到钱能使鬼推磨的老路上去了？”

“生活充满了绿色的诗意……”

“做不长，这种夫妻做不长的哟！”兰金花突然想起什么，捅一捅丈夫，撇着嘴说，“那小罗怡还说要同我们比比谁幸福呢！哼！我倒真要看看，这楼上楼下三家，到底谁最幸福哩！”

方教授眼睛依然闭着，手指还在轻轻地打拍子，楼下仍旧徐徐飘来轻柔的歌：

“呵，小雨，绿色的小雨，
自从有了你，
生活充满了绿色的诗意……”

“小雨，绿色的小雨，
我悄悄问一声……
你从哪里来？
你从哪里来……”

小雨才拐进小巷，便听到了这轻柔优美的旋律。她知道程军爱听这《绿色的小雨》。整盘录音带，他录的都是这支曲子。

程军已有好些日子没听这曲子了。记不清从哪天起的，他总是把脸深深地俯着。她看得出丝丝缕缕的悒郁和不安紫系在他的心头。

高大威严的石窟门到了。两扇黑漆大门照例虚掩着。虽说小院深藏小巷深处，程军还是不愿院门大开。

小雨在门前站住了，将脸贴在冰凉的黄铜门环上，稳定一下情绪。在奶妈怀里时，她就喜欢摸这金光闪亮的门环。上小学时，每天上学放学，她都要拽着这门环荡几下秋千。她记得她初三那年夏天，一位有着一双黑亮亮眼睛的解放军叔叔问过她，这门环是哪个朝代的……她不知怎么脸突然涨红了，那解放军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了她那颗少女的心中……

“你轻轻越过山岗，

山岗郁郁葱葱……”

石窟门内的小院历来是充满了温馨的诗意的。小院里有一口满幽的古井。古井左边，有两棵广玉兰，夏季盛开玉洁娇嫩的花；古井右边，有两棵桂花，秋天满院馥郁芬芳。

穿过小院是个带走廊的客厅，客厅两边，各有一套两间相连的住房。小雨住左边，姐姐罗怡住右边。楼上同样一厅两套住房，分别住着方仁儒教授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媳妇。整座小楼，活脱脱象个精制的马蹄。马蹄内侧，客厅和两厢住房向着小院的那一面，都是一溜雕龙刻凤的排窗。这样的建筑，可说是利弊均衡。相处和睦，啥时都能倚着自家窗台同邻居扯闲聊天；相处不和，倘不掩门闭窗，啥事也瞒不过邻家的眼睛！

罗怡小雨是姐妹，她们的爸爸又与楼上方教授是生死之交，一向相处得和和睦睦亲亲热热。只是这几年，兰大妈对她们越来越不满，很少用正眼看她们了。小雨不明白，这究竟是因为自己嫁了程军、姐姐嫁了凡岗？还是因为兰大妈当上了居民小组长，日渐一日地趾高气扬起来？

“自从有了你，
生活充满了绿色的诗意……”

呵，自从有了“你”，生活充满了……充满了的是“诗意”么？

小雨无声地叹了口气，轻轻地推开了黑漆大门。

程军依旧坐在廊下等她。听得门响，他深俯着脸点了点

头，显然是在同她打招呼。

“饿了么？”小雨轻声问。

“哦，不不。”程军连连摇头，脸依然深俯着。

小雨默默地望着他。她知道他心情悒郁，却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问。她知道，问得不当，会伤他自尊心的。

沉默中，气氛越加凝重郁闷了。小雨有些慌乱，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哦，吃晚饭吧。”他打破了沉默。

“嗯。”小雨点点头。突然，她眼睛一亮，从包里取出个搪瓷杯子，说：“猜猜，我买了什么好吃的。”

他接过杯子，用鼻子嗅了两下，说：“五香牛肉？”

“不对。”小雨笑了，夺回杯子，“再猜！”

“五香鸡蛋？”他微微仰起脸来。

“不对！再——”小雨的目光从杯子转到程军的脸上，刹那间，她的心不由自主地一阵紧缩。

疤痕累累的脸，两个紧闭的深陷的眼眶。

他的脸又深深地俯下去了，悒郁重又笼罩了他。小雨的笑声戛然而止，象是刀尖插在他心上。

腻味？不满？嫌弃？他有什么办法！他没眼睛，当然猜不出！猜不出！他怎能猜得出呢！他怎能同正常人比呢！嫌弃！不满！腻味！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算了吧！”他想说！真想说！憋闷在心里好难受啊！

一个滑溜溜香喷喷的鹌鹑蛋塞到他嘴里！那是他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他告诉过她。

又是一个。

错怪她了。显然错怪了。他真不明白自己这一阵子怎么搞的！

他知道小雨也爱吃鹌鹑蛋，忙摸起筷子去夹。

小雨见程军脸上的阴云消逝，心头顿觉轻松。是的，是的，只要真心待他好，那悒郁那不安会消逝的，会永远消逝……

程军的筷子在一只只菜碗里试探着，终于，停在鹌鹑蛋的碗里了。他试图夹起鹌鹑蛋来，可那蛋又圆又小又滑，好不容易夹住，还没提起，便又滑脱了。

小雨赶紧夹起一个，送到程军嘴里。

程军一边嚼着，一边还在夹。

小雨又替他夹了一个。

他放下筷子，摸起把小勺，从碗里舀起一勺，向小雨这边递来。

小雨心一热，忙抽回碗：“您吃吧……”

“你吃，你吃……我知道你也爱吃……”程军笑着，将那一勺鹌鹑蛋倒在了桌上。鹌鹑蛋在桌面上滚散开来，有两只落到了地上。

小雨鼻子一酸，牙齿紧紧地咬住了嘴唇。

程军微微侧过脸，似乎在听小雨咀嚼的声音。小雨赶紧从桌上夹起一个，塞进嘴里。

程军笑了。是的，是的，一定又是自己多心了。小雨显然还是爱他的。程军笑着，默默地听着小雨咀嚼的声音。

“哼！我倒真要看看，这楼上楼下三家到底满不幸福哩！”

黑乌乌的世界中突然飞来这么一句话。他知道这是楼上兰大妈说的。自从眼睛失明之后，他的耳朵似乎越来越灵敏了。他有时真觉得耳朵还是迟钝一些的好。他知道罗怡曾经多次扬言，要同兰大妈比一比，究竟谁的日子过得更幸福！他不知道兰大妈为什么要把两家变为三家，要把他和小雨拉进去。他从来没象罗怡那么炫耀过自己的幸福。

没炫耀过么？他的心不由微微一颤。

《心灵最美的人最幸福》

他记起来了。那是新婚第二天，记者采访来了。他们的恋爱，他们的结婚，省报市报、电台电视台都已报道过了。记者还来干什么呢？

“你们已经度过了甜蜜的新婚之夜。恕我冒昧，请问，现在你们觉得自己幸福么？”

“幸福！当然幸福！”

他记得，他是和小雨同时说的。他们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

这“幸福”，第二天一上报，便变成了“最幸福”。

他们，他和她，真象报上说的那么幸福么？他不由得轻轻地吁了口气。

“不舒服么？”是小雨温柔的声音。

“哦，不不。”

“是气闷么？”是小雨亲切的声音。

“哦，不不。”

“您等等。”小雨轻盈的脚步声去了，又来了，“喝一点，凉快些。”